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立二十三歲有

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

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

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

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

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鄭

徐廣曰虢在成

在密縣駟乘虢曰鄭虢鄭之君貪而好利

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

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鄆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常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康叔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

善於，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雖東，爾號鄆，果獻十邑。

漢翻曰：十邑謂渡鄆，鄆補丹依歷歷華也。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大

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

公平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京

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大。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

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

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

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

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

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賈逵曰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

黃泉在地中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

叔賈逵曰穎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

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

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

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

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

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由三十三年宋

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師大敗

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犯長且

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寤二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

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

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納寵子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也太子無

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

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

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使娶鄧女生

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媯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宋雍氏有寵於宋

宋正卿故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祭仲而

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

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嬖立其

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

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嬖雍

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
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譟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毋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
人在室則

天公出則天夫女以為疑
故母以所生為大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

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

宜哉夏厲公世居邊邑標宋志曰今穎
川陽翟縣祭仲迎公昭

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標人殺

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
標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

侯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標鄭以故

亦不伐標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桓公欲

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

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

昭公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

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且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

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嬰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其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

自殺厲公於是謂南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
誅之暇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
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
元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備公發兵擊周王
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
厲公與號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
卒子文公躋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
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
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燕姑賈逵曰姓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西氏逵曰曰余為伯

伯儵余爾祖也

賈逵曰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

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

蘭

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辛之而予之草蘭為符
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而百公子重耳過文公弗
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
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
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
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
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
滑周襄王使伯棼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
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捕王怒與
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之文
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
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
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
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
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例逐群公孫子
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
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樓詹
為僂鄭文公恐不敢謂叔兵信言詹聞言於鄭君曰

臣謂君君不听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
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
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
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
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之大夫石癸曰吾
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
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及已死餘庶子視如前
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每盟卒
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
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兵

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犒軍故
 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
 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元年楚太子商
 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
 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內華元
 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平二
 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
 二龜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鄭卿也子公之食
 指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見

靈公進元龜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
 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深其指左傳曰深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
 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
 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
曰年表云去疾之凡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
靈公庶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
 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皆楚與晉親
 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

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
 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
 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
 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
 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
 君王不吝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
 毛之地何米曰堯堯不生五穀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
 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
 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
 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楚不服

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
 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
 卒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
 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
 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
 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
 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誰楚命宋毋
 降過鄭鄭與楚親不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
 與約使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
 樓車服虔曰樓車所公類望敵軍兵法所令呼宋遂負楚

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
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
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
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
安在解揚曰所以詐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
楚君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
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
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
楚悼公使弟踰於楚以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
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

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
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
人卒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乎於
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
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
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晉
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
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
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那虔曰洧水名鄭城守晉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悼公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

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

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執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

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

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二年晉伐

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

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好孔使尉止

殺相子駟而伐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

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

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

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救鄭使荅

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

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

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

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

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

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

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

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

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

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野

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滅賈逵曰后

善遷關伯于商立主辰賈逵曰商在漢南杜預曰商在

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相土遷實

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唐人是因服

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其季世曰

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武王邑姜方娠夫叔夢帝

謂已賈逵曰帝天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乃與之唐

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晉星

曰晉主祀參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

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玄冥水生允格臺

駘服虔曰允格吉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宣汾洮賈逵曰

也汾洮障大澤服虔曰陂以處大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

所居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沈妣蓐黃實守其

祀賈逵曰四國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一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之菑菑榮之服虔曰祭為積用幣也若有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

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

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農楚靈王

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張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萬立獻公十

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疆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凡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二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

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
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
弟駘是為縡公縡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雅
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
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
共弑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
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年國年表云
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
康公乙為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伐一
韓所滅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合而交踈甫
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替而
殺之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
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為帝大戊御。其後世

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

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

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徐廣曰：或云皐，假地名，在西河。皐

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

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驂，騶綠耳獻之。繆王繆王

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

反，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

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

弘卷三年

出處 史記卷十三

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
 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
 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魯大旱
 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
 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
 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
 下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
 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

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
 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
 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
 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
 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
 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
 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
 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死太子夷臯年少
 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
 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

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龍襲誅之
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
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
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而不熟殺宰人持其
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
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
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
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止不出境及不討賊
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
為宣子孟子胡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

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

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

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欲至孫

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

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

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賈無聲

千古奇事
水天意耶

慮周情密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癯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杖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

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成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括左傳於及趙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就之耳，非此年也。

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

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不報。趙宣孟與公孫
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
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
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
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
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
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魯隱
曰。晉
系家云。襄公
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
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

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
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餘

曰。平公之
十九年。

晏嬰與晉叔向語。嬰女曰。齊之政後卒歸田

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
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
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
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
三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
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
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

安于問。韋昭曰：安子，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

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享也。」帝告

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

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

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

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經云簡子之事
殊居荒渺恐
好事者附會
之耳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

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

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

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

余將以其胄，女子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二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

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逐之。

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

熊欲

之曰謫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
謂。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
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
射熊與羅，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羅
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羅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
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
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及而子之長以
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
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

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
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
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
卿，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
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
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
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
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
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
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矢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荀寅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字。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秦此時為上軍，將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不從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日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矢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荀寅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字。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秦此時為上軍，將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不從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日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以伏罪而安于獨在趙
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
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
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
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
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
聞一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
立於門下三日三
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
鄂臣墨筆操牘
從君之過而日有記
凡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
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
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
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
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
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
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垂長於黃池趙簡子從
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
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
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邱將而圍鄭知伯

使厨人操銅料
以食代王及從者
行刑陰令宰人各
以料擊殺代王及
從官代王夫人摩
笄自殺其名其死
為摩笄之山

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
以置母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歸，因謂
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
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母卹
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隆喪，食
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
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
食代王及從者，行其陰。今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錐。以料擊殺
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
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遂殺以未使代公簡所

刻竹得朱書

以代封伯魚。子周為代成君。伯魚者，襄子兄。故太
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
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
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
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
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
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
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原
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

遂殺以未使代公簡所

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山陽侯天使也

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

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南帶

鳥喙鬚麤髮長顛大雁月大曾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

日修或作匪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

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

子而食君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

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

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

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

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

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

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

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

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魏案地理志曰河南中牟

在春秋之時是鄭之邑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章水以北

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

師伐荆東鄙中牟比中牟不在襄子弟桓子遂獻侯自立於

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

弟而定十三年，城平邑。驢案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

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

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

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連曰：諾。不與。

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連曰：求索

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連終不與。乃解

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

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

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

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

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

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

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止。官牛畜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龍衣。九

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

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黃縣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

取鄉邑。七。十一。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

五年。伐齊于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

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

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

分周以為兩。徐廣曰：無此。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

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

年。秦攻魏。少梁。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

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宰。徐廣曰：魏年表曰：取

趙皮宰。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

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

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蔭徐廣曰在葛

八年趙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

獻榮椽因以為楸徐廣曰襄國二十五年魏圍我

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

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

蘭二十五年成侯平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

敗亡奔韓肅侯元王奪晉君端氏殺處屯留二年

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

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

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

立太子平是為燕作王无趙送公子戠為燕王之事當是十三

趙間燕亂遣立戠為燕王雖使與池送之竟不能就

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

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

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茈苢兮顏若苒之

榮其母遂曰陵苒命乎命乎曾無我羸其母遂曰言有

人莫知已貴異日王飲酒樂教言所夢想見其狀吳

也徐廣曰古史考孟姚其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

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

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

作絕暝音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之為

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

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

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

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

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

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

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

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

印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

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子有出

於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

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

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

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

死于桑丘地理志云秦山有桑丘縣二十四年肅侯卒秦送燕齊

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先

年徐廣曰年表云魏賊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

不凡

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
 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
 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
 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
 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
 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
 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
 及中陽徐廣曰年表曰秦取中都而陽安邑十一年秦齊破
 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
 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尔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
死後燕人共

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適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
 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
 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
 姓之勞而存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
 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
 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
 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觀未形

弘治三年

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綈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凡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兀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寡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

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功，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類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綈謁之叔。索隱曰：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施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

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憚學。者離中國故臣頌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右臂左衽謂也。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越冠秫紬。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亦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孝多難。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其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薄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

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
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泐水圍鄒微
社稷之神靈則鄒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
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遠形而遠可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通簡襄之意
惡變服之名以忘鄒事之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
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音效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
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編

晉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
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
法因事制禮法之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
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
右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
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也
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
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

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其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略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徐廣曰：華

一作葵鷗王軍取鄔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今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而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
 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
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
 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
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
在常山北
 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脯五日封
 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為肥義曰公子章彊
 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
 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身出徼

幸夫小人有以吹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
 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
 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
 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死府毋為禍
 林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
 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
 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
 嚴命退而不金勿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
 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令吾

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雖至而節見。忠臣也。潔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豈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允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憂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

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允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允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在

可惜一世之雄

以溺私而至此

探爵鼓而食

夫主父、主父開之，成允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
 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公曰：「曷足貴矣！」
 乃遂圍主父。今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鼓而食之。三月，
 餘而餓死沙丘宮。雁劄曰：武靈三子，皆代郡靈立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
 諸侯，是時主少成允專政，畏諫，故圍主父。主父初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
 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公子俱
 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主父死，惠文王

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昔厲。逐却鄭意。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曰：在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閔不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

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人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

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

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

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

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

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

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飲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父伐而中山亡，今齊父伐而韓必亡。破齊主與

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而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者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帝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一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

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平柔。反堅分。徐廣曰公堅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俞一作平柔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臯臣。天下後事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柱稷而厚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報謝秦不擊齊。

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在頃口樂平台十

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

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

地理志云石城

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隙漳水出魏冉

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

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

遇西河外

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瀘池

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

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

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拔之因城而還又

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國徐廣曰城高

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

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

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

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

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二

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天

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二十三年惠文王

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秦

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

龍

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

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

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童而

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死不欲

死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後曰

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病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
 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
 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要
 王也古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出以前至於趙
 王之孫燕后侯者直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
 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
 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
 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
 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托以無功之尊無勞
 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子乎齊安平君聞

禍

夢衣偏聚之衣
乘飛龍上天不至
而墜
身金玉之積如山

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

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聚之衣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

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聚之衣百殘也乘飛龍

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

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也見金玉之積如亭使者至曰韓

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比日安為趙不欲為

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地財王所以賜吏

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准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以取之利王商人懷

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回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

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弱顧能得之於

強大乎且可謂非無故之利哉日夫秦以牛田之

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

而攻踰年一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

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君與趙禹而告

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徐廣曰一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也列表上國之地其

城而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
 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
 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出世為
 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金。馮
 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守地，
 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
 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馮亭
馮亭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一為廉頗馮唐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
 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

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邯鄲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一為廉頗馮唐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日在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承郡。 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
 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
 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
 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子。 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
 元氏。地理志：常山縣。有元氏縣。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庫廩之名音膾也。 十四年，平

燕王令丞相栗腹
約驪以五百金為趙
王酒

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
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
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
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
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
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
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

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以龍允汾門徐廣曰在臨樂城有臨樂與燕燕以葛

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

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

曰在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

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備

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

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在魯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泚鈞

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

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即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大子從質秦歸。城韓阜。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甚。徐廣曰：在渤海又云。五年，傅抵新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韓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關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

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

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

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城柏人。

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

敗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

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

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

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相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

壞，地圯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

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

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

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伐之。趙忽軍破，顏聚去。以

私給三年

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

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

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

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

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

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趙世家第十三

